

网络原名《仙路烟尘》
后《诛仙》时代仙侠新圣经

幻剑书盟
hjem.net

仙剑问情

4

管平潮 著



仙剑奇侠传 4

管平潮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仙剑问情.4/管平潮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

出版社,2006

ISBN 978-7-80673-929-7

I. 仙... II. 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7882 号

仙剑问情 4

作 者: 管平潮 策 划: 张国岚

责任编辑: 李 伟 美术编辑: 美 慧

特约监制: 李耀辉 特约编辑: 孟 祎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责任校对: 成 仁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 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73-929-7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仙剑问情

目录

第一卷

焚花荡月问前尘

- | | | |
|------|-------------|-----|
| 第一章 | 云舒霞卷，无事且吟春踪 | 2 |
| 第二章 | 幽堂春黯，心静清听自远 | 9 |
| 第三章 | 漱凡洗俗，求证尘间净土 | 14 |
| 第四章 | 火内栽莲，无非短命之花 | 23 |
| 第五章 | 香浮影动，洗净胸襟如雪 | 30 |
| 第六章 | 箪食壶浆，激杀机于林樾 | 36 |
| 第七章 | 魂翻魄转，一生一死若轮 | 44 |
| 第八章 | 浣玉焚花，烟迷生死之路 | 49 |
| 第九章 | 舌上烁金，咀英华以当肉 | 55 |
| 第十章 | 罗敷有夫，谁吹引凤之箫 | 63 |
| 第十一章 | 虎步鹰扬，壮灵光以杀物 | 71 |
| 第十二章 | 光射斗牛，都道横福天降 | 77 |
| 第十三章 | 洞底观天，认麋鹿以为马 | 82 |
| 第十四章 | 幻径迷踪，谁悲失路之人 | 89 |
| 第十五章 | 神光照影，疑是梦里蝴蝶 | 94 |
| 第十六章 | 瑶瑟前尘梦，琼鸳别后缘 | 100 |

仙剑问情

第二卷

神歌鬼唱佐豪吟

第一章

春风入梦，烟笼十二巫峰

108

第二章

星落平野，曾去峰外窥云

113

第三章

夜半箫声，清绝荒路幽魂

121

第四章

月冷歌残，几忘幽明异路

126

第五章

道侧坊间，访我无双鬼仆

131

第六章

云暗烟冥，信有百鬼夜行

137

第七章

天星照胆，映箫管以成歌

146

第八章

慧剑在心，何惧鬼影随行

150

第九章

游山乏侣，仙路曾传鬼踪

155

第十章

清结幽人梦，花落五更天

160

情劍

第三卷

青衿浮世傲王侯

第一章

傅粉佳儿，思倚天之绝壁

170

第二章

天网恢恢，掀一角以漏鱼

175

第三章

明月多情，清光长照人眠

181

第四章

飞鸟落尘，涉风波而不疑

186

第五章

水映明楼，忆否草堂夕照

192

第六章

醉人盈座，放旷人间之世

198

第七章

目中寥廓，徒歌明月之诗

203

第八章

凌波步晚，揽得烟云入梦

208

第九章

侠气如龙，挟罡风而去

215

第十章

神翻魄转，惊罗衣之璀璨

221

第十一章

布袍长剑，闲对湖波澄澈

226

第十二章

客来花外，感关雎而好建

232

第十三章

痴哉狂客，片语惊动神机

237

仙剑问情



第三卷

青衿浮世傲王侯

第十四章

秋虫春鸟，从无共畅天机

243

第十五章

绮幔藏云，恐碍入幕之宾

249

第十六章

临机触怒，遇真人而落胆

254

第十七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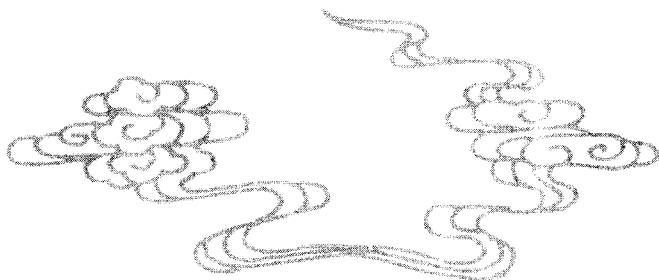
天懒云沉，见英风之益露

260

第十八章

横眉生一计，吐气灭三魂

264



第一卷

焚花荡月问前尘

卷首词前尘忆梦

寻春偶赋玄灵篇
娇儿如玉梦如烟
落叶飞花扬剑处
流光一瞬已千年



第一章

云舒霞卷，无事且吟春踪



雨后初晴的涇水河，一改之前的粗野狂暴，变得如豆蔻少女般温柔。

高天上，仍未散去的雨云，在碧蓝天空中结成各种模样，变幻莫测，如舟如峦。被天外的阳光一染，又如同那傍晚才有的绚烂夕霞。

就在这水阔天空的涇河水面上，有一位少年，正头枕烟波，载浮载沉，出神地仰望着天穹中云舒霞卷。

刚才是一场梦吗？

暖洋洋的一川春水，仿佛正将自己的思绪发散泡开，让自己怎么也聚拢不起心神，去明明白白想清楚刚才半晌中发生了何事。

头顶高天上的云霞，传明散彩，投在少年身周的细细涟漪上，反射出千万片淡紫的光华。醒言就这样神思缥缈，随波逐流，浑不觉时光与川流同逝。

正在这半梦半醒之间，忽听得有人在耳旁轻轻呼唤：

“哥哥，灵漪姐姐走了吗？”

听得这句嫩生生的问话，少年这才如梦初醒，渺渺的神思重又回到人间。转脸看去，发现那说话之人，正是琼彤。不知何时，这小女孩儿已悄悄游到自己身边，微鼓的粉玉面颊正浮在离自己很近的水面上，与微漪的波纹一同上下漾荡。

被她这么一问，醒言顿时清醒过来，心中忖道：

倒不知这小丫头，竟有这样好的水性！

口中答道：



“是的，琼彤，你灵漪姐姐已经先回去了。”

“噢……”

听完哥哥语调与往日有些不同的回答，小琼彤只应了一声，便闭上眼睛，让小脑袋在水面上一沉一浮，只留秀长的睫毛在那儿微微颤动。瞧着活泼的少女，忽变得如此静默，看在醒言眼中，倒变得有几分高深莫测起来。

正莫名其妙之时，又见眼前的小妹妹，忽睁开明亮的眼眸，带几分害羞地说道：

“哥哥……我也有角哦！”

“嗯，我知道啊，你说这个……呢？角？！”

她这位堂主哥哥，初时只是漫不经心地回答，但稍待一琢磨少女话语中的含意，便让这四海堂堂主吓了一跳，面色也变得有些发烧起来。

“琼彤，你刚才说……”

正要试探着询问，却见琼彤妹妹小脑袋一阵浮移，瞬息已凑到近前，一脸期盼地说道：

“哥哥，我也想亲亲呢！”

“？！”

正心怀鬼胎的少年，闻言立时大窘，便想要一口回绝。只不过，只稍一凝思，这位智勇双全的四海堂堂主，便立即缓和下紧张的神色，镇定应答道：

“好啊。那琼彤你要亲哥哥脸上哪块儿呢？”

“这个……”

听醒言一问，这个似乎目光如炬的小娃娃儿，倒一时犯了难，只在那儿手指儿抵腮，努力回想起之前“看”到的情景来。

小丫头这副紧张思索的模样，直把她堂主哥哥看得冷汗直冒。正在惶恐之时，忽觉脸旁水波一阵动荡，然后面颊上便是一朵温润印来——原来，小琼彤已嘟着小嘴儿凑过来，在他脸颊上蜻蜓点水般触了一下！

吁！还好还好！

弄清小妹妹落口处，醒言心下顿时一宽，便将兴高采烈的小丫头负在肩头，施展开遁水之术“辟水咒”，朝先前来处的岸边鼓浪推波而去。一边回游，一边苦笑着在心中思忖道：

这小丫头，也不知是何来历。人都说“神目如电”，今日看来，这小妹妹即使偶尔也有看走眼，也离神目差不太远了……

回到岸上，便见寇雪宜与樊川、润兰二人，一直都在那处等候。见他俩归来，这几人便一起踏上归途。

就在醒言他们齐往涇阳回归之时，却不知在头顶高渺的云天上，正有人目不转睛地朝他们细细观瞧。

过了一会儿，就听得那堆沉寂的暗紫云团中，忽响起一个恼怒的声音：

“灵漪这死丫头，连这事也要抢在我前面做！哼哼！”

稍停一下，语势又变得颓然：

“又、又被她比下去了，呜……”

这句不甘心的话语，正从天边一片紫色的暗影中传出，却丝毫看不到说话之人的踪影。就在这话音刚落之时，暗影旁边一大团紫色的云雾，竟忽然幻出一张大嘴，在那儿开口应道：

“主人别生气，那黄角小丫头如何能跟您比！依属下愚见，四读小龙女虽然表面看起来玉洁冰清，其实内里也没甚好眼光，和主人您正好相反……”

“闭嘴！”

一声娇叱，喝断这句古怪的吹捧。见满腔好意只换来主人暴怒，这片能说话的紫云团顿时一阵战栗，抖落不少云片碎屑，再也不敢吱声。这回还算幸运，自己这位恼羞成怒的小主人，现在两眼只顾盯着大地上那个一心前行的身影，一时也没顾得上惩罚它。

专心看了一会儿，这片紫色暗影中忽又发女声，对身旁怀着惊惧的云团说道：

“嗯，不用害怕，我看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看来那龙丫头确实没眼光，我也看了好一阵，就是看不出这小道士有什么出奇处！”

“当然当然，主人您向来都明察秋毫！您看不出，就是没有了！”

对属下的吹捧，那紫影中人浑然不觉，还是只顾从云隙盯着下方那人，心中暗暗忖道：

哼，我倒要看看，这小道士究竟是什么样人。虽然本不关我事，但这没眼力的灵丫头是自己的死敌，已是众所周知，如果她竟喜欢上一个庸人，传出去也会连带坏了我的名声！

就在这时候，已被暗中盯牢的少年旁边，那个娇柔怯弱的县令小姐，经了这番折腾，饶是春风和煦，也忍不住“啊嚏”一声打了个喷嚏。

见她着凉，樊川自是问长问短，醒言也在旁边笑道：

“彭小姐如此，应是有人挂念了。”

听他这般说，小琼彤便扑闪着眼睛问为什么。醒言告诉她，如果谁被人牵挂想念，便会打喷嚏。听了哥哥的话，小女娃儿就有些难过，说如果这样的话她就从来没人想念牵挂。于是之后又费得她堂主哥哥好生安慰，力陈这只是传

言，其实并不准——

说到此处，高天云影中那人便冷冷接道：

“很不准！”

于是地下的少女便破涕为笑，欢叫道：

“哥哥你说得对，天上也有位姐姐说很不准！”

见琼彤开颜，醒言也不敢追究她的荒唐言语，便牵着她的手儿与其他几人继续赶路。只是，这小娃娃儿被哥哥拉在身旁忙着赶路之时，却忍不住回头，满脸迷惑地看了天边的云霞一眼。

那处，正有条绵亘千里的云团，泛着幽暗暝惑的紫光，蜿蜒伸向天之西南……

南海神灵与涪阳县女的婚事，进展顺利得大大超出少年的预期。醒言原以为还要费得自己多番口舌，却谁知那涪阳县主彭襄浦，一听他字斟句酌地把事情说完，便当即一口应允！

见这位方正的彭县公如此好说话，倒把醒言憋了一口气。那许多精心准备的雄辩话儿，还没来得及说出口，便全被生生堵回。

此际醒言与县公甚是厮熟，便忍不住问他为何如此爽快——却听彭县公说，对他这样能呼风唤雨、飞剑驭龙的神仙人物，如何能不言听计从？再者那樊川也是南海神灵，既然已与小女情投意合，又如何能反对？说到此处，彭襄浦忽又联想起一事，恍然大悟道：

“呀！到现在老朽方知，原来小女润兰最后求得的那一卦，说道‘若有贵人提拔处，好攀月桂上云端’，这贵人，正是张仙长啊！”

听彭县公如此赞他，醒言倒很不好意思，说道：

“彭县公过誉了。如果说有贵人，便应是我那位龙女朋友。她已答应，会尽力保举樊川担当涪水河神，以保得涪阳地界年年风调雨顺……”

听他这么一说，彭襄浦、彭夫人等所有在场众人，都合掌抚额称善，赞叹不已。若非先前醒言、樊川一番言语吩咐，恐怕他们就要当场跪拜礼敬了。

此时，彭家小姐自然也对醒言好生感激，明白前因后果后，之前对少年的偏见早就冰消云散。于是，彭润兰就唤出当日给少年道士指路的那个黠黠俏丫鬟，跟少年说起杏儿当日尴尬之事，顿时就把这几人逗得乐不可支！

过得一两天，涪阳彭府中便张灯结彩，大摆筵席，为樊川、润兰二人操办婚事。自然，作为新朋好友，醒言携着雪宜、琼彤二女，全程参加了他俩的婚礼。

在婚礼过程中，这位计蒙神之后樊川，依足了世俗间的礼仪，按着涪阳城中资深媒婆的指点，一丝不苟地履行婚礼中各项烦琐的应尽事宜。其实，在醒

言看来，这位南海涛神对这些烦琐事儿，不仅没有任何不适，反倒还乐在其中。

到了夫妻拜堂之时，看着高燃的龙凤花烛下那对含情脉脉的娇客新娘，少年和观礼宾客反应一样，尽皆在心中赞叹：

“真让人羡慕啊！”

在他身旁那两个女孩儿，见着这红火喜气的场景，也是一脸的欣美。

特别地，那位“神目如电”的粉妆少女，看到霞帔灿然的新娘子凤冠珠帘后眸如春水、面似桃花的动人模样，竟一时忘了咀嚼口中好吃的糖果，只在那儿含混不清地小声说道：

“我也好想做哥哥可爱的新嫁娘啊……”

且不提不谙世事的小少女新添的心事，这次两位新人成婚，醒言除了将这次求雨得来的赏银尽数赠出，又让琼彤趁着她书法正好之时，在一对洒金红幅上写下一对新婚对联，作为他们的贺礼。这副满团喜气的对联写的是：

兰影浮光 皎月交明花烛夜
龙躔应律 祥云直逼鹊桥天

传说中，计蒙神龙首人身，于是醒言便撰得此联。他们送出的这副对联，被彭县公特地命人高高挂在婚堂正中。见着这满纸如落云烟的出尘笔意，谕晓诗书的新嫁娘又回赠了一联：

得与梅花为眷属
本来松雪是神仙

这联儿落在醒言眼中，倒让他有些耳热心跳。而那位南海涛神樊川，感念少年恩情，便取出随身收藏的南海异宝火浣战衣，赠与随少年同行的寇雪宜。

这领洁白如雪宛如素练的女式战衣，材质取自南海万顷波涛中一处仙岛，名为炎洲。炎洲岛上有火林山，山中生有异兽火光鼠。这领雪色战衣，正是以其兽毛纺织而成“火浣布”，再由南海龙域中巧手仙娘制成一套紧凑连体战甲，穿戴后可以不惧火炙，实为人间难得的护体异宝。听樊川说，这袭衣甲若染污渍，寻常皂荚皆浣洗不得，而只需在火中一浣便可。

这样宝甲，樊川也只剩有一件，款式正合雪宜，便赠与她穿戴。这位鼓浪兴涛之神如何看不出，醒言这位清凌柔淡的随从女子，生性不畏冰寒，只畏炎火，这火浣雪甲送与她护体正是适合。



相赠之时，见樊川甚是诚恳，醒言稍微谦逊几句，也就不多推脱，很爽快地替雪宜收下。

收下这辟火宝甲，醒言得了些启发，便有些不解地问樊川，既然他是水族神灵，为何不趁便找来辟水衣靠让润兰穿用。

听他相问，樊川便告诉醒言，非是没有辟水衣靠，而是他先前主上南海水侯，严禁水族中人给凡人任何辟水之物，以免世人轻窥神界威严。提到这，樊川又好生感激地告诉醒言，说道如果这次不是水侯仰慕的四渎公主撮合他与润兰，他也不敢像这样大张旗鼓。若无灵漪允诺，恐怕即使他求雨成功获得佳偶，从此也要藏头藏尾，与佳人一起隐遁僻远山林。

听他这么一说，醒言才意识到那位女孩儿，给这对鸳侣帮了多大的忙。

又逗留一两日，寻得一个时机，醒言便跟彭县公、樊川夫妇二人告辞，要去继续踏上寻访上清水精的历练之路。

听说醒言要走，彭襄浦倒没感到多少意外。毕竟这涇阳池浅，难留住这样的神仙人物。只不过，因为还有桩心事未了，他还想多留他们几日。

于是，待少年说出告别话儿，彭县公便恭谨求恳道：

“张仙长要走，下官自然不敢强留。只是能否请几位再多停留几天？我也好着人绘下几位神影，日后便能依样塑像，给您几位活神仙立下生祠，也好让治下子民们逢年过节有个感恩拜祷的去处……”

听得彭县公这般说，少年顿时坐立不安，连连告罪推辞不已。只不过，这回饶是他再三推辞，彭襄浦却仍是坚持不已。

见县公态度坚决，醒言略一思忖，想到一事，便微笑道：

“彭公美意，醒言心领。只是此事我实在消受不起，立祠后恐怕非但无福，反还会折寿。况且，小子不才，却还顶着本朝中散大夫的爵位，也勉强算是朝中散官。若立生祠，实在僭越，恐怕会引得汹汹物议。”

“……”

彭襄浦一听这“中散大夫”之言，顿时便目瞪口呆！

告别了涇阳，醒言三人便随便择了个方向，沿着偏北的驿道随意而行。

经过一场春雨的浸润，这天地间的景物已经清朗了许多。行得半晌，经过一处乡村私塾，醒言听见青竹掩映下的书塾中，正传来童子们抑扬顿挫的清脆读书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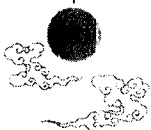
听着这些稚童们整齐划一、但显然不求甚解的诵书声，不禁让醒言回想起当年自己在季家私塾中，随着小伙伴们胡乱念诵晦涩诗文的好笑情景。

“呵！那时还真是有趣啊！”

就在要陷入对往日追忆中时，书塾中那阵琅琅的读书声，正乘着和煦的春风，一声声传入少年的耳中：

“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
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
宛在水中央……”

这首无比熟悉的古诗歌，此时却让屋外听者的心中，浮起一缕异样的柔情。不自觉会心一笑，青衫少年便复又向眼前无尽的春路烟尘中迤逦行去……



第二章

幽堂春黯，心静清听自远

离了涪阳，过得一两个城镇，一路上看到的小山丘就变得多了起来。在驿道上行走之时，远处野地里常有一座座连绵不断的山峦，随着他们的行进而婉转起伏，仿佛在陪伴他们一同行走。

此时正是四月天里，节气正到了春深时候。四下碧野中，杂花生树，莺鸟乱飞，满眼的山花似海，晴丝如烟。此时拂过春野的清风，裹挟起无数花香草气，混杂成一股清醇芳郁的甘酿，朝烂漫烟景中的行人迎面奉来。

第一次畅快随心地在春日中行走，这位昔日常为生活奔走的少年才第一次明白，为什么诵读书中常说到“春景如诗，春光如酒”。以前，他总以为这只不过是文士们纯为编排辞藻。但春光如旧，等今日他已渐渐脱离了愁苦岁月，完全放开了心怀时，才真正能领略到这阳春烟景的动人之处，赞叹古人诚不欺我。

渐渐地，行得远了，路途中就很难再碰到其他行人。此时的驿道，已渐渐偏向西北，慢慢蜿蜒进一座高大连绵的山岭中。看样子，还要走过很长一段山路，才能走到有人烟的地方。

走进山中，这春景又有不同。寂静的春山中，雀鸟空啼；无人的野径里，繁花自落。偶有山风吹过，那些不知名的林树上便花飘如雨。

走不多久，醒言、琼彤、雪宜三人身上，便落满了或粉或白的花瓣。

花枝横斜的山径上，此刻又翩翩飞舞着许多斑斓的彩蝶，引得那活泼的小娃娃儿，在醒言、雪宜二人身前身后不住地颠跑，努力想跟随上某只好看蝴蝶的翩跹身影。而这些花间的精灵，身影又飘忽不定，便引得小琼彤轻盈的身姿，

也如同花间的蝶舞。

看着这小女孩儿快乐的身影，醒言心中油然生出几分感慨。大约一年多前，也同样是这样灿烂的山野春景，可这个心底纯净得如同水晶般透明的少女，还要与山中鸟兽为伍，默默忍受着那一种不能自明的落寞孤独。

一年的时光，足以改变许多人的命运与心境。此时这片灿烂春光中的饶州少年，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为何当日的自己，竟能够忍下心肠，真就将这样一个一心依附自己的女孩儿，留在那片竹影深深的罗阳山野里。也许，那时自己这么做，应该也是有一定道理，可现在无论怎么想，却总觉得不可思议。

想着想着，少年又开始迷惑起来：

难道有时候我真是个坏人？

正在醒言满心愧疚之时，旁边那位一直默默跟随的女子，见到他神色恍惚，便忍不住启唇相问：

“堂主，是不是有些累了？”

听雪宜问起，醒言立时从虚心忏悔中清醒过来，定了定神，笑笑说道：

“呵！不是。我只是在想琼彤以前的一些事儿。”

说罢，便侧脸看了看旁边的女子。这时他才发现，寇雪宜的鬓间肩上，已落满了花片。缤纷的落英，给这位清冷的冰雪花灵，又平添了几分娇媚的颜色。目睹此情，醒言忍不住赞叹道：

“雪宜，你这时才最像那花中的仙子！”

于是，女孩儿脸上又添了几分粉色。

而那位正忙着扑蝶的小丫头，听见哥哥称赞雪宜姐姐，便赶忙蹦到少年身旁，一边跟上步伐，一边扯着他衣袖急急问道：

“我呢我呢？”

“你啊……”

醒言歪头，略略思索了一下，便点了一下琼彤的粉鼻，笑道：

“你最像一个哥哥想甩也甩不脱的可爱小精灵！”

“真的吗？太好了！”

听得哥哥评语，小琼彤信心大涨，脆声欢叫道：

“看你怎么甩脱我！”

然后便张开手臂，继续朝刚刚那只可爱的蝶儿奋力追去！

就在不知疲倦的小妹妹一路追玩蝴蝶之时，不知怎么，醒言忽提起小时候和伙伴们采摘花枝、编戴花环之事。刚一说完，便立即发觉自己失言，刚跟身旁女孩儿道歉一两句，却见她已是粲然一笑，如过春风，然后便长袖轻舒，不知用